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忿狷

宋謝宏微性本寬博，無喜愠。末年嘗與友人棋，西南有死勢，一客曰：西南風急，或有覆舟者。友悟，乃救之。宏微大怒，投局於地。識者知其暮年之事，果次歲終。劉瑀與何偃不相得，瑀位本在偃上，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，瑀猶為右衛將軍司。從郊祀，偃乘車在前，瑀策駟在後。瑀追偃及之，曰：君轡何疾！偃曰：牛駿御精，所以疾耳。偃曰：君馬何遲？曰：騏驎確於羈絆，所以居後。偃曰：何不著鞭，使致千里？答曰：一蹴自造青雲，何至與駑馬爭路？瑀偃同發背疽，瑀疾方篤，聞偃之亡，歡躍叫呼，於是亦卒。

蕭惠開除少府，加給事中，不得志，曰：大丈夫管喉舌，出蒞方面，乃復低頭人中耶？寺內所住齋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，別種白楊，每謂人曰：人生不得行胸懷，雖壽百歲，猶為夭也。發病嘔血，吐物如肺肝卒。

陳傅綽負才使氣，凌侮人物，毒惡傲慢，為人所疾，以強諫後主賜死。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，當前受祭爵，去而復來者百餘日。時時有彈指聲。

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，不樂武位，謂人曰：我應還東掘顧榮塚。江南地方數千里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，顧榮忽引諸僮至，要妨我輩塗轍，死有餘罪。

隋賀若弼既平陳，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許。既而楊素為右僕射，弼仍為將軍，甚不平，形於言色。由是免官居。弼怨望愈甚，後數載下獄，文帝曰：我以高穎楊素為宰相，汝每言此二人惟堪啖飯，爾是何意也？弼曰：穎臣之故人，素臣之舅子，臣並知其為人，誠有此語。上數之曰：公有三太猛，疾妒心太猛，自是非人心太猛，無上心太猛。至煬帝竟殺之。

蘇夔少有盛名，士大夫多歸之。後議樂事，夔與何妥各有所持，於是夔、妥俱為一議，使百寮署其所同。時夔父威方用事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，十八九。妥恚曰：「吾席間亟丈四十餘年，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。」遂奏威等朋黨之罪。文帝令雜治之事，皆驗，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，令威讀之。威惶恐免冠頓首謝，上曰：「謝已晚矣。」

唐蕭瑀嘗稱房玄齡以下朋黨比周，但未反爾。太宗為之信誓。瑀請出家，太宗曰：「甚知公愛桑門，今者不能違意。」瑀旋踵奏曰：「臣頃思量，不能出家。」太宗心不能平，於詔切責，出為商州刺史。後堯諡曰褊公。

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，嘗侍宴慶善宮，有班在其上者，敬德怒曰：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！任城王道宗次其下，因解喻之。敬德勃然拳驅道宗，目幾至眇，太宗不憚而罷。

於公異吳人也，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，贄在翰苑，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，尤不悅。及為相，乃摭公異不為後母所容事，下詔放歸田里。公異竟名位不振，憾恨而卒。人惜其才，惡贄之褊急焉。

李翱自負詞藝，以為合知制誥，以久未如志，鬱鬱不樂。因入中書謁宰相，面數李逢吉之過失。逢吉不之校，翱心不自安，乃請告百日。有司準例停官。逢吉奏授廬州刺史。

王遂為沂兗海觀察使，性狷急，不存大體，而軍州吏民，久染污俗，率多獷戾，而遂置將卒曰反虜，將卒不勝其忿，遂被害。

李逢吉欲逐李紳，以紳為中丞，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知紳剛褊，必與韓愈忿爭。制出，果移牒往來論台府事體，而愈複性訐，言詞不遜，大喧物論，乃兩罷之。

吳越王錢宏涼，民有殺牛者，吏按之，引入所市肉近千斤。宏惊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：牛大者肉幾何？對曰：不過三百斤。宏惊曰：然則吏妄也。命按其罪。進思拜賀其明，宏惊曰：公何以知其詳？進思蹶踏對曰：臣昔未從軍，亦嘗從事於此。進思以宏惊知其素業故辱之，益恨怨。